

邂逅集



汪曾祺
自编文集

汪曾祺 著
梁由之 主编

上海三联书店



汪曾祺
自编文集

董由之 主编

邂逅集

汪曾祺
著

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邂逅集 / 汪曾祺著. —上海: 上海三联书店, 2018.12

ISBN 978-7-5426-6447-1

I. ①邂… II. ①汪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189731号

邂逅集

著 者 / 汪曾祺

责任编辑 / 朱静蔚

特约编辑 / 李志卿 丁敏翔

装帧设计 / 微言视觉工坊 | 阿龙 苗庆东

监 制 / 姚 军

责任校对 / 田 雪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0030) 中国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331号中金国际广场A座6楼

邮购电话 / 021-22895557

印 刷 /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/ 2018年12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787×1092 1/32

字 数 / 82千字

印 张 / 4.5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26-6447-1 / I · 1437

定 价 / 36.00元

敬启读者,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0539-2925680。

新版前言

梁由之

一

据汪曾祺先生的子女汪朗、汪明、王朝统计，老头儿一辈子，自行编定或经他认可由别人编选的集子，拢共出了二十七种。严格一点，不妨将前者称为“汪曾祺自编文集”。

自编文集，文体比较单纯：基本都是短篇小说、散文和随笔，偶有一点新、旧体诗，还有一本文论集，一本人物小传。时间跨度，却大得出奇：第一本跟第二本，隔了十余年；第二本跟第三本，又隔了差不多二十年；第一本小说集《邂逅集》跟第一本散文集《蒲桥集》，更是隔了整整四十年。……谁实为之，孰令致之？说来话长，不说也罢。汪先生享年七十七岁，1987年之前的六十六年，他仅出了四本书。汪氏曾自我检讨说：我写得太少了！

1987年始，汪老进入生命的最后十年。这十年，就

数量而论，是他创作的高峰期，占平生作品泰半。同时，也是出书的高峰期。除1990年、1991年两年是空白外，每年都有新书面世。1993年、1995年，更是臻于顶峰，合计接近两位数。这固然反映了汪先生的作品受到各方热烈欢迎乃至追捧，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若干集子重复的篇什较多——这似乎是一个悖论，并非个别现象。

我曾写道：

无缘亲炙汪曾祺先生，梁某引为毕生憾事。他的作品，是我的至爱。读汪三十余年，兀自兴味盎然，爱不释手。深感欣慰的是，吾道不孤，在文学市场急剧萎缩的时代大背景下，汪老的作品却是个难得的异数，各种新旧选本层出不穷，汪粉越来越多。在平淡浮躁的日常生活中，沾溉一点真诚朴素的优雅、诗意和美感，大约是心灵的内在需求罢。

那么，有无必要与可能，出版一套比较系统、完整、真实的“汪曾祺自编文集”，提供给市场和读者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

汪老去世已逾二十一年，自编文集旧版市面上早已不见踪影，一书难求。倒也间或出过几种新版，但东零西碎，不成气候。个别相对整齐些的，内容却肆意增删，力度颇

大，抽换少则几篇，多则达到十余篇甚至二十多篇，旧名新书，面目全非，是一种名实不副不伦不类的奇葩版本。我一直认为，既然是作者自编文集，他人就不要、不必且不能擅改。至于集子本身的缺憾，任何版本，皆在所难免，读者各凭所好就好。

本系列新版均据汪老当年亲自编定的版本排印，书名、序跋、篇目、原注，一仍其旧，原汁原味。只对个别明显的舛误予以订正。加印时作者所写的序跋，均作为附录。这套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“汪曾祺自编文集”，相信自有其独特的价值和生命力。

二

1939年8月，战火纷飞中，十九岁的汪曾祺流落到云南昆明，考取西南联大中文系。他稍后即开始文学创作，深受业师闻一多、沈从文的赏识和扶掖。随后十年，汪曾祺写下一批文学作品，不少都在当时的报刊发表过，嫩箨香苞，崭露头角。这个阶段，可视为他创作的早期，体裁包括散文、诗歌、文论等，主要是短篇小说。

1949年4月，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汪曾祺的第一本书——《邂逅集》，依次收入八个短篇小说：

《复仇》《老鲁》《艺术家》《戴车匠》《落魄》《囚犯》《鸡鸭名家》《邂逅》。他时年二十九岁，借此搭上末班车，跻身“民国作家”之列。他的第二本书、第三本书……旷日持久，姗姗来迟。市面已经非常稀缺的初版《邂逅集》对作家汪曾祺的意义，不言而喻，不容低估。如果没有早期的练笔，如果没有《邂逅集》的“潜伏”，汪曾祺能否有花甲之年的总爆发，能否以现在的面貌和实绩展示他作为作家的形象和分量，还真不好说。人生不满百，第一总是难能、难得和难忘的。

新版据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4月版印制。

2018年8月24日，戊戌处暑后一日，记于青岛旅次。9月19日凌晨，夏历八月初十，秋分前四日改定于深圳天海楼。

目 录

001	复 仇
013	老 鲁
033	艺术家
045	戴车匠
059	落 魄
075	囚 犯
085	鸡鸭名家
115	邂 逅

复 仇

复仇者不折镆干。——庄子

一支素烛，半罐野蜂蜜。他眼睛现在看不见蜜，蜜在罐里，罐子在桌上，他坐在榻子上。但他充满感觉，浓，稠。他嗓子里并不泛出酸味，他胃口很好。他常有好胃口，他一生没有呕吐过几次。说一生，他心里一盘算，一生该是多少呀，我这是一生了么？没有关系，这是个很普通的口头语。就像那个和尚吧，——和尚是常常吃蜂蜜？他的眼睛眯了眯，因为烛火跳，跳着一大堆影子。他笑了一下：蜂蜜跟和尚连在一起，他心里有了一个称呼，“蜂蜜和尚”。这也难怪，蜂蜜，和尚，后面隐了“一生”两个字。然而他摇了摇头，这不行的，和尚是甚么和尚都行，真不该是蜂蜜和尚。明天我辞行时真的叫他一声，他该怎么样？和尚倒有个称呼了，我呢？他称呼我甚么客人，该不是“宝剑客人”吧。（他看见和尚看见他的剑！）这

蜂蜜——他想起来的时候似乎听见蜜蜂叫。是的，有蜜蜂叫。而且不少。（叫得一个山都浮动起来。）残余的声音在他耳朵里。（我这是怎么回事，这和尚我真的叫他一声倒好玩，我简直成了个孩子。这真的是不相干。这在一生中有甚么意义！而从这里我开始我今天晚上，而明天又从这里连下去。人生真是说不清。）……他忽然觉得这是秋天，从蜜蜂的声音里。从声音里如此微妙的他感到一身轻爽。这可一点没有错，普天下此刻写满一个“秋”。他想哪里开了一大片山花，和尚去摘花，在那么一片花前面，和尚实在是好看极了。殿上钵里有花，开得好，像是从钵里升起一蓬雾，那么冉冉的。猛一下子他非常喜欢那和尚。

和尚出去了，一稽首，随便而有情，教人舒服。和尚呀，你是行了无数次礼而无损于你的自然，是自然的行了这些礼？和尚放下蜡烛，说了几句话，不外是庙里没有甚么，山高，风大气候凉，早早安息。和尚不说，他也听见。和尚说了，他可没有听。他是看着和尚，和尚招他爱。他起来一下，和尚的衣袖飘了飘。这像甚么，一只纯黑的大蝴蝶。不，不像，这实在甚么也不像，只是和尚，我记得你飘一飘袖子的样子。——这蜡烛尽是跳。

此刻他心里画不出一个和尚。他是想和尚若不把脑袋剃光，他该有一头多好的白头发。一头亮亮的白发闪了

一下。和尚的头是光光的而露得出他的发的白。

白发的和尚呵，

他是想起他的白了发的母亲。

山间的夜来得快！这一下子多静。真是日入群动息。刚才他不就觉得一片异样的安定了，可是比起来这又迥然是一个样子。他走进那个村子，小蒙舍里有孩子读书，马有铃铛，连枷敲，小路上新牛粪散发热气，白云从草垛上移过去，梳辫子的小姑娘穿银红褂子。一切描写着静的，这一会儿全代表一种动。他甚至想他可以做一个货郎来添一点声音的，在这一会儿可不能来万山间泼朗朗摇他的小鼓。

货郎的拔浪鼓摇在小石桥前，那是他的家。

这教他知道刚才他是想了他的母亲。而投在他母亲的线条里着了色的忽然又是他妹妹。他真愿意有那么一个妹妹，像他在这山村里见到的，穿银红褂子，干干净净，在门前井边打水。青石井栏，井边一架小红花。她想摘一朵，一听到母亲纺车声音，觉得该回家了，不早了。“我明天一早来摘你，你在那里，我记得。”她也可以指引人上山，说：“山上有个庙，庙里和尚好，会让你歇脚。”旅行人于是一看山，觉得还不高。小姑娘旅行人都走了。小姑娘提水，旅行人背包袱。剩下一口井。他们走了半天，井栏上余滴还丁丁东东落回井里。村边大乌柏树显得黑黑

的，清清楚楚，夜开始向它合过来。磨麦子的骡子下了套，呼呼的石碾子停止在一点上。所有的山村都一样。

想起他妹妹时他母亲是一头乌青的头发。摘一朵花给母亲戴该是他多愿意的事。可是他没有见过母亲戴一朵花。就这朵不戴的花决定他的一个命运。

“母亲呀，多少年来我叫你这一声。

我没有看见你的老。”

于是他母亲是一个年轻的眉眼而戴着一头白发。多少年来这头白发在心里亮。他真愿意有那么一个妹妹。

可是他没有妹妹，他没有！

他在两幅相似的风景里作了不同的人物。“风景不殊”，他改变风景多少？他在画里，又不在。他现在是在山上；在许多山里的一座的一个小庙里，许多庙里的一个的小小禅房里。

世上山很多，庙太少。他想得很严肃。

这些日子来，他向上，又向上；升高，降低一点，又升得更高。他爬的山太多了。山越来越高，越来越挤得紧。路，越来越细，越来越单调。他仿佛看到他自己一个小小的人，向前倾侧着身体。一步一步，在苍青赭赤间的一条微微的白道上走，低头，又抬头：看一看天，又看一看路；路，画过去，画过去；云过来，他在影子里；云过去，他亮了；蒲公英的絮子沾在他衣服上，他

带它们到更高的远处去；一开眼，只一只鸟横掠过视野；鸟越来越少，到后来就只有鹰；山把所有变化都留在身上，于是显得是亘古不变的。可是他不想回头。他看前面，前面甚么也没有，他将要经过那里。他想山呀，你们越来越快，我可以一劲儿那么一个速度走。可是有时候他有点发愁，及至他走进那个村子，抬头一望，他打算明天应该折回去了。这是一条线的最后一点，这些山作成个尽头。

他阖眼了一会儿，他几乎睡着了，几乎做了一个梦。青苔的气味，干草的气味，风化的石头在他身下酥裂，发出声音，且发出气味。小草的叶子窸窣弹了一下，一个蚱蜢蹦出去。很远的地方飘来一只鸟毛，近了近了，为一根枸杞截住，他知道那是一根黑的。一块小卵石从山顶上滚下去，滚下去，更下去，落在山下深潭里。从极低的地方，一声牛鸣，反刍的声音，（它的下巴动，淡红的舌头）升上来，为一阵风卷走。虫蛀着老楝树，一片叶子尝到苦味，它打了个寒噤。一个松球裂开了，寒气伸入鳞瓣。鱼呀，活在水多高的水里，你还不睡？再见，青苔的阴湿；再见，干草的松暖；再见，你搁在胛骨下，抵出一块酸的石头；老和尚敲着磬，现在旅行人要睡了，放松他的眉头，散开嘴边的纹，解开脸上的结，让肩头平摊，腿脚休息。

烛火甚么时候灭了，是他吹熄的？

他包在无边的夜的中心，如一枚果仁。老和尚敲着磬。
水上的梦是漂浮的，山顶的梦挣扎着飞出山去。

他梦见他对着一面壁直的黑暗，他自己也变细，变细，变长变长，可是黑暗无穷的高，看也看不尽的高呀！
他转一个方向，仍是一样；再转，一样，再转，一样，一样，一样，一样是壁直而平，黑暗。转，转，转，他挫了下来，像一根长线落在地上。“你稍为圆一点软一点。”
于是，黑暗成了一朵莲花，他在一层一层的瓣子里，他多小呀，他找不到自己，他贴着黑的莲花的里壁周游了一次，丁，不时莲花上一颗星，淡绿如磷光，旋起旋灭，余光霭霭，归于寂无。丁，又一声。

他醒来。和尚正做晚课。蜡烛烟喷着细沫，蜜的香味如在花里时一样。

这半罐的蜜采自多少朵花！

和尚做晚课，一声一声敲他的磬。他追随，又等待，看看到底隔多久敲一次。渐渐的，和尚那里敲一声，他也心里敲一声，自然应节，不紧不慢。“此时我若有磬，我也是个和尚。”一盏即将熄灭，永不熄灭的灯，冉冉的钵里的花。一炷香，香烟袅袅渐渐散失，可是香气却透入一切，无往不在。他很想去看看和尚。

和尚你想必是不寂寞？

你寂寞的意思是疲倦，客人，你也许还不疲倦？

客人的手轻轻的触着他的剑。这口剑在他整天握着时他总觉得有一分生疏，他愈想免除生疏就愈觉得其不可能；而到他像是忘了它，才道是如何之亲切。哪一天他簌的一下拔出来，好了，一切就有了交代。剑呀，不是你属于我，我其实是你的。和尚你敲磬，谁也不能把你的磬声收集起来吧。于是客人枕手而眠，而他的眼睛张着。和尚，你的禅房本不是睡觉的。我算是在这里过了我的一夜。我过了各种各色的夜，我把这一夜算在里面还是外头？好了，太阳一出，就是白天，都等到有一天再说吧。到明天我要走。

太阳晒着港口，把盐味敷到坞边杨树叶片上。

海是绿的，腥的。

一只不知名大果子，有头颅大，腐烂，巴掌大黑斑上攒满苍蝇。

贝壳在沙里逐渐变成石灰。

白沫上飞旋一只鸟，仅仅一只。太阳落下去，

黄昏的光映在多少人额头上，涂了一半金。

多少人向三角洲尖上逼，又转身，散开去。生命如同：

一车子蛋，一个一个打破，倒出来，击碎了，

击碎又凝合。人看远处如烟，

自在烟里，看帆篷远去。

来了一船瓜，一船颜色和欲望。

一船是石头，比赛着棱角。也许

一船鸟，一船百合花。

深巷卖杏花。有骆驼，

骆驼的铃声在柳烟中摇。鸭子叫，一只通红的蜻蜓。

惨绿的霜上的鬼火，

一城灯。嗨客人！

客人，这只是一夜。

你的饿，你的渴，饿后的饱餐，渴中得饮，一天疲倦和疲倦的消除，各种床，各种方言，各种疾病，胜于记得，你一一把它们忘却。你知道没有失望，也没有希望，就该是甚么临到你了。你经过了哪里，将来到哪里，是的，山是高的。一个小小的人，向前倾侧着身体，一步一步，在苍青赭赤之间的一条微微的白道上走。你为自己感动不？

“我知道我并不想在这里出家！”

他为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。随后，像瞒着自己他想了一想佛殿。这和尚好怪，和尚是一个，蒲团是两个。蒲团，谁在你上面拜过？这和尚，总像不是一个人。他拜一拜，像有一个人随着一起拜。翻开经卷，像有人同时翻开另一卷。而他现在所住这间禅房，分明本不是和尚住的。

这间屋，他一进来就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。墙非常

非常的白，非常非常的平，一切方而且直，严厉逼人。（即此证明并非是老和尚的。）而在方与直之中有一件东西就显得非常非常的圆。不可移动，不能更改，白的嵌着黑的，白与黑之间划得分明。那时一顶大极了大极了的笠子，笠子本来不是这颜色，发黄，转褐，加深，最后乃是黑的。顶尖是一个宝塔形铜顶子，颜色也黑了，一两处锈出绿花。这笠子如今挂在这里，让旅行人觉得不舒服。拔出剑，他出门去。

他舞他的剑。

他是舞他自己，他的爱和他的恨，最高的兴奋，最大的快乐，最汹涌的愤怒，他沉酣于他的舞弄。

把剑收住，他一惊，有人呼吸。

“是我。舞得好剑。”

是和尚，他真是一惊，和尚站得好近，我差点没杀了他。

他一身都是力量，一直到指尖，一半骄傲，一半反抗，他大声说出：

“我要走遍所有的路。”

他看看和尚，和尚的眼睛好亮，他看他眼睛有没有讽刺，和尚如果激怒他，他会杀了和尚！和尚好像并不为他的话，他的声音，所撼动。平平静静，清朗地说：

“很好。有人还要从没有路的地方走过去。”